

放学,电梯里,一个大概三四年级的小女孩和妈妈聊天:“我们学校的走廊今天装了钢丝网,我们有的同学说像个鸟笼,有的同学说像来到了野生动物园……”小女孩如写作文般的表达让妈妈和一旁的我都噗嗤一下笑出声。“是不是怕你们调皮,摔下去了?”我插嘴道。“可能吧!”小女孩略加想象地补充道,“要不——是防盗?”

窗与网

小女孩哪里知道,学校的良苦用心肯定不起于防盗。因为校园的每扇窗都安装了安全锁,不漏一扇教室的窗,不漏一扇办公室的窗。

初次听说窗上可装安全锁这个东西,万分好奇。学校后勤师傅在安装完我们办公室最后一个窗锁后,生动幽默地演示了一下,“你看,我的脸卡住了!小朋友的脑袋肯定更伸不出了!”办公室的每个老师都在窗口体验了一番,嗯,很好!那么我们都不会从窗口掉下去了!确实很安全。

春雨淅沥,老同事想把办公室的花放到窗台外接甘霖,没想到花盆被卡住了;彩霞满天,小同事想从窗口来个自拍,没想到风景也被这安全锁卡住了;夏至将至,所有教室的窗都欲开还休,本就可怜的风透过窗缝,漏进教室后已所剩无几……

人类的智慧发明了安全锁,赋予了每一扇窗新的意义,就如小女孩学校的安全网赋予了走廊新的使命。防不安全的因素,防意外和偶然,这对于一个学校来说确实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感受到教育者的担心、苦心 and 用心,毕竟每一个生命都承载着一个乃至几个家庭的幸福,每一个生命都不可以有任何的闪失。但,用这种最淳朴的方式有效保障了安全,这不能完全打开的窗和如鸟笼般的网,却不知会在孩子心中刻下怎样的童年;不知这窗,是否还能成为孩子作文里可描述的那份诗意;不知这走廊,是否还能成为孩子欢乐童年里的那份飞翔。

我们今天遇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让我们有能力更多地去关注每个生命,并有财力想尽一切办法让校园更安全。但是,这种“安全”,总会让人感受到几分失落和惆怅,让人怀念那些并没有重重防护但依然如常的时光——窗便是窗,走廊便是走廊,操场便是操场,校园里,是奔跑欢笑的孩子!

今天,我们给予孩子不一般的呵护关注:尽量避免孩子在校园里摔跤,尽量避免同学之间的碰撞,要防止许许多多的“万一”……这种完全在安全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不知会不会渐渐丧失自我保护的能力,不知会不会判断安全与否的境遇?教育是个难题,有爱是不够的,但是仅有爱是不够的;孩子是需要呵护的,呵护是必要的,但是过度呵护,孩子便可能丧失一些值得珍惜的东西。最近更看到关于“安静的课间十分钟”的新闻,许多学校竟然都有这样的规定:课间除喝水、上厕所,学生都只能待在教室不准出去!当孩子的天地越来越狭小,他们的成长空间还能越来越宽敞吗?

教育需要我们用大智慧来帮助孩子奔跑与起飞。当然,其中牵扯到许多难解的现实问题:责任、信任……希望我们的每个孩子依然能在明媚的走廊和凉爽的窗下放他们的想象与梦想,我们老师和家长则能用无限的信任对我们孩子热情地呐喊:奔跑吧!孩子!

七夕会

最近热映的影片《孤注一掷》将缅甸推上了“风口浪尖”。其实,缅甸除了金三角、滇公河和翡翠,还有蒲甘,这个掩映在绿树、雾气、晨光、暮霭中阒静的万塔之城。

1100多年前,蒲甘王朝建立。差不多同时期的邻居吴哥同为东南亚宗教遗址古城,但两者面貌大相径庭:吴哥建筑庞大复杂、数量较少、残垣断壁、植物攀附;蒲甘建筑小巧简单、数量较多、保存完好、植物稀疏。而两者最明显的不同是:吴哥早已废弃,始终萦绕不可磨灭的阴森气;蒲甘则仍在使用,充满平易近人的烟火气。

这是个除了佛塔几乎没有其他建筑的古城,从任何一个地方出发,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有寺庙。一切都像切换到了慢镜头。在炎热的旱季,摇曳的热带植物将石板地分为烫脚和不烫脚两种,三角梅开出一树一树的花,花之繁,像玫红的大雪盖在上面,简直要把枝条都压断。树影在苍老的红砖石上摇晃,有些地方长出了青草,残存的雕花依然精致。随处可见的黄狗懒洋洋地或躺或趴,或淡定地摇摇尾巴,跑来跑去,有的趴在庙门口的一堆拖鞋上,当成自己的财产忠心守护。光线从拱门射进来,幽暗的青石板凹凸起伏,中间的路被脚底磨光滑了,照上去亮亮的。穿格子笼基的赤脚男人和穿花色

9月16日11时35分至58分,上海市范围试鸣防空警报,人在室内也能听到这一声声疾风式的呼啸。我不由得想到,月初从报上获悉本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的消息;也不禁忆起,今年还亲身踏足一处上海滩的烽火台。这,其实便是千年之前的军事警报。

它静卧在外环绿带丰翔智秀公园里,若不是一座篆书大字“九里墩”的石碑提醒,还难以注意到眼前的土包、脚下的土地,竟然就是海上烽燧的遗迹:秦家店烽火墩。据宝山县志记载,相传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南宋名将韩世忠驻军江湾、大场一带,阻击北撤的金兵。为联络军情,曾以土堆台,筑起18个烟墩,升烟举火,远程传报。这十八墩,每两墩之间均相去约九里,故称“九里墩”。走马塘边的秦家店烽火墩就是其中之一。它原高33.3米,方圆500米,历经战火洗礼,如今仅高7米左右,基底长宽只有十多米。墩上杂树乱草自然生长,并贴着一座高压电塔,无法登临远眺。

作为区级文保点,烽墩下配有一幅地图,两个男孩女孩不知其然地比画着,数着“一二三四”……只见今日上海版图上,仍有6座宋代烽火墩在长江南岸,4座明代烽火墩在杭州湾北岸,一南一北犹如明时晦的两个星座。

事实上,沪上烽火墩主要就建于

如收藏。据孟通如介绍,鲁迅先生有时候也陪同冯雪峰来书店浏览观赏

《前哨》疑案

周允中

《前哨》是由鲁迅和冯雪峰编辑的左联机关刊物之一,1931年4月秘密出版。创刊号为“纪念战死者专号”,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左联五烈士。后来因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而被禁止。

当时谢且如(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在虹口老靶子路(即今武进路)开办了一家公道书店,由孟通如(原上海市文化局长孟波之兄)负责邮购业务。那时候,冯雪峰经常来书店,将党内的机密文件交给谢且

有的拱门装了隔离网,神龛黑暗的

小方格里闪着金光。我本俗人,参不透禅意,但入世的俗,却与出世的禅相融。大部分庙宇简单而曲折,甚至简陋,正殿旁各有四通八达的小门洞,转过一个门洞,便有一尊佛像,捉迷藏般,不知道下个门洞里会看到什么。卖蓝紫莲花的老婆婆靠在门槛上,等待施主买去供奉;一些人坐在寺庙外背阴的门洞下,面朝里,将纷扰挡在背后,白布为纸,彩沙为墨,漏针为笔,他们既是小贩又是画家,题材多为传统图案,撑油纸伞的僧侣、头顶货物的妇女、鳞次栉比的塔窟、头远的佛传故事,色彩丰富、画风写实,略同剪贴画,画完铺在地上,用石块压住。人们或坐或躺,小贩叫卖,狗跑鸟飞,与佛像自然共处。不拘形式,在滚滚红尘中,随遇而安。

旅

上海滩的烽火台

徐瑞哲

嘉定鹤嵒山以及外冈烟墩、方泰北南烟墩等;而明代抗倭时,信国公汤和、爱国名将戚继光,也因“固海岸、严城守”而修筑墩台,遗存至今的还有奉贤的烟墩、方墩、分水墩及金山的筱馆墩等。

“你想得到上海这样的摩登都会,自古有战场,狼烟不绝吗?”我告诉身边的小儿,中国之大,有名到万里长城烽火台,无名到十丈小丘烽火墩,在抵抗外来人入侵时,就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即使到了近现代,甚至至上世纪30到40年代,这片江河泥沙冲积而成的平川之地,也毫不退缩地进行着可歌可泣的家国之战。

今年小长假里,我带着两儿子又去爬了爬“江南长城”——台州府城墙,遥想当年“戚家军”临海抗击倭寇的英雄气节。这个暑假,又带他们登上济州岛火山下复建的古烽火台,俯瞰龙头海岸边战争时期外军登陆的滩头阵地。所谓“兵可以千日不用,国不可一日无防”,不论大国或小家,男兵自自强不息。当父与子一次次站在烽火台之前,对于几无战事的这一代人,世界可能也不是他们想象的如此太平,危机意识有助他们养成“逆商”、抗挫成长。只希望孩子们,既永远珍视和平,又不时居安思危。因为,耳畔警铃曾经鸣响,心中烽火自然不灭。

因临阵怯场,想借口上厕所,范老师在侧幕对他屁股上一脚,把他踢上舞台,拿回他的第一块国际奖牌。这样的师生情谊实在难得。

练完琴,祥东相邀去一家也姓孔的浙菜馆晚餐。席间他毫无倦意。作别餐厅,祥东被另一桌的客人认了出来,说是刚看了《可见倾听》对他的电视访谈。与患病前相比,祥东已经放下,不再在乎很多身外的东西。经历过生命边缘的挣扎,再回到光亮,对他的钢琴、他的音乐、他的拉赫玛尼诺夫意味着什么,旁人很难说得明白,只有他的手指和流出的音符知道。今年是拉赫玛尼诺夫诞辰150周年,抑郁症囚禁了他一辈子。幸运的是,祥东撬开了囚室之门成功越狱。10月13日晚上,他将重新登场,不为别的,只为音乐,为快乐,为人生下一个乐章。相信他的强奏会冲破“拉三”管弦乐的铜墙铁壁,直击心灵。

他在该馆工作,事后有一张两人在馆外的合影,录于我父亲的文章《回忆谢且如》(《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事后,我父亲曾经写诗一首赠孟通如:

似水韶光五十年,话来往事兴平添。虫沙猿鹤云烟过,沧海桑田又变迁。大字《前哨》惊宇宙,小楼灯光诉沉冤。何时得供轶轩采,好时千秋史迹传。

冯雪峰却说,《前哨》是在他的家里,即当时住的拉摩斯公寓的地下室,将木刻制版一份一份印上去的。五位烈士的照片,也是一张一张贴进去的。这是疑案之三。

关于《前哨》的多种不同说法,笔者只是提供以上这些史料,至于哪些说法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完全可以见仁见智,但事关重大,值得讨论。

孟通如的说法,来自我父亲周楞伽与他在上海鲁迅研究馆的谈话(当时

两个礼拜前,钢琴家孔祥东微信我,为准备10月13日的音乐会,他现在每周去中山公园施坦威琴行双钢琴排练,问我是否有兴趣去听。我说当然要听。这次他在上交音乐厅与上海爱乐乐团及指挥张亮合作,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也称“拉三”。与祥东相识有年,七年前我回上海教书跟他又联系上,那时他刚从抑郁症的黑洞走出,正在康复。过去五六年,他状态越来越好,晨跑健身,体重减了70多斤,全身心投入音乐公益,公众也开始惊叹他即兴作曲的才华。

祥东叫我去听他练琴,其实事出有因。过去几年我时而扮演一个不太受欢迎的角色,只要见他朋友圈活动太多,我即留言“提醒”他多在家练琴:“我们都抬头等您重新出山呢。”作为朋友,我有些私心,最大的愿望是让他尽早“复出”,重返久别的钢琴独奏家舞台。他多半语音回复,内容大同小异:“请老阿哥放心,现在每天至少练琴4—5小时,体能、指法也在回来,争取尽早开音乐会。”有几回,我下午跑去他西区的家,默坐听他练琴。他摇着锃亮的光头,闭着眼。我眼前晃过的是三十多年前上海音乐厅那个头发森林般浓密的钢琴神童,直到咸蛋黄般的夕阳慢慢落到他窗前。转眼间,他也五十三了。

我赶到琴房时,祥东已开练,他妈妈与几位老友也在。离音乐会还有一个月,他邀请青年钢琴家李成伟当他的第二钢琴,担当乐队角色。今天他练全部三个乐章,不时与成伟讨论,在乐谱上作些标记,坑洼处就一点点磨。“拉三”协奏曲全长50分钟,乐谱近80页。练习时,祥东琴架上已不见乐谱。他说谱早已背好,用了三个多礼拜,也靠点童子功。“拉三”是钢琴家体力活,有“铲十吨煤”之称。练到激情的段落,他一边演奏,一边大声吟唱起来,似乎要把自己裹挟进钢琴里。

他带了四件深色T恤,每练半个小时,上身湿透,T恤上一片汗渍,就脱下湿衣,光膀子擦擦身,换件T恤。我说他最近似乎胖了些。他说,跟练琴有关,每天6—8小时,坐的时间太长,室外跑步锻炼也相对少了。说罢他继续开练,我静听。用手机录了几段他强奏片断的视频,只见十指翻飞,眼花缭乱。无论力度,还是色彩。作为业余爱好者,我的直觉是孔祥东回来了。他必须回来。

今年6月份,孔祥东应邀去复旦相辉堂举办了一场钢琴音乐欣赏会。除了独奏、给小琴童上大师课,他还为四位复旦教授的朗读即兴配乐,其中最年长的是九十岁的化学家高滋教授。“高奶奶”诵读完徐志摩的名篇《再别康桥》,祥东几乎半跪下来向他致敬。此景令我想起他和上音附中的恩师范大雷的故事。1986年,16岁的他首次出国,范老师陪他前往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他曾告诉我,

因临阵怯场,想借口上厕所,范老师在侧幕对他屁股上一脚,把他踢上舞台,拿回他的第一块国际奖牌。这样的师生情谊实在难得。

练完琴,祥东相邀去一家也姓孔的浙菜馆晚餐。席间他毫无倦意。作别餐厅,祥东被另一桌的客人认了出来,说是刚看了《可见倾听》对他的电视访谈。与患病前相比,祥东已经放下,不再在乎很多身外的东西。经历过生命边缘的挣扎,再回到光亮,对他的钢琴、他的音乐、他的拉赫玛尼诺夫意味着什么,旁人很难说得明白,只有他的手指和流出的音符知道。今年是拉赫玛尼诺夫诞辰150周年,抑郁症囚禁了他一辈子。幸运的是,祥东撬开了囚室之门成功越狱。10月13日晚上,他将重新登场,不为别的,只为音乐,为快乐,为人生下一个乐章。相信他的强奏会冲破“拉三”管弦乐的铜墙铁壁,直击心灵。

他在该馆工作,事后有一张两人在馆外的合影,录于我父亲的文章《回忆谢且如》(《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事后,我父亲曾经写诗一首赠孟通如:

似水韶光五十年,话来往事兴平添。虫沙猿鹤云烟过,沧海桑田又变迁。大字《前哨》惊宇宙,小楼灯光诉沉冤。何时得供轶轩采,好时千秋史迹传。



塞尔维亚诺维萨德街景 顾云明 摄

步伐

朱锁成

墙上的挂钟,落满尘埃,它走;擦不擦拭,它走。偶尔的停摆,并没有挫伤行进的步伐,只要及时调整,又走起来。还有一种步伐是地下铁。风,雨,都阻挡不了。迈开步伐才能向前进。倒走的人,看不到前面的风景,也看不到后面的险情。我的步伐走在墙上,走在诗里。

